2026年3月24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扎西拉姆 央拉 尼玛潘多 邮箱：xzrbzks@163.com
西藏日报

荒原上的生命图腾

——评《生命树》的守护与觉醒

李禹彤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

在2026年初的荧屏上，一部扎根于青海高原、以凛冽现实为底色的电视剧《生命树》悄然“破土”——

它不是温室里的盆栽，而是长在海拔4800米无人区里、顽强向阳而生的杨树。杨紫、胡歌、梅婷等演技派演员的加盟，并未让它沦为粉丝经济的附庸，反而以一种电影级的厚重质感，完成了一次关于生态伦理与个体命运的宏大叙事。

《生命树》最先抓人眼球的，是那种直抵灵魂的荒蛮之美。剧组深入可可西里、三江源实景拍摄，完成了对自然敬畏式的还原。镜头下的青海不再是滤镜里的旅游胜地，而是壮丽与残酷并存的真实现场。影片中低垂的云层、连绵的雪山、风沙侵蚀后的褶皱，构成了一种冷峻的影像格调。

在这种极简的背景下，主角白菊院落里那棵名为“生命树”的杨树，成为了唯一的色彩。它不仅是白菊父亲留下的信仰火种，更是万千守护者沉默力量的化身。

这种真实感更延伸至角色本身。当观众习惯了国产剧中一尘不染的妆造，看到白菊面带的高原红、指甲缝里的泥土，以及陈默在烈风中粗粝的皮肤，这种视觉上的“粗糙”反而成就了审美的极致。服化道的克制，消解了明星光环，让他们真正融进了那片土地。正如热评所言：“这不是演出来的生活，这就是长在土里的命。”

《生命树》巧妙地平衡了主旋律的使命感与悬疑剧的对抗性，在多线叙事中流淌出觉醒的力量。

生死博弈的残酷：剧集中关于保护藏羚羊、抓捕盗猎者的博弈，充满了刺痛感。尤其是多杰队长的牺牲，成为了全剧最沉痛的泪点。当无数珍稀动物倒在人类贪婪的枪口下，那种关于生命消逝的痛感穿透屏幕，时刻提醒观众，我们谈论的生态美景，其实是前行者用鲜血和白骨守住的底线。

女性成长的“破壳”：白菊的成长弧光是全剧的灵魂。从身份成谜的孤儿到坚定的生态卫士，她的觉醒并非一蹴而就。这种转变源于对盗猎现场的刺痛，也源于对博拉木拉无人区那份沉甸甸的使命传承。她的坚韧，是在极端环境下对家园近乎执拗的守护，是一种生命力的彻底绽放。

时代命题的博弈：剧作深入探讨了贫困地区在面对“要金山银山还是要绿水青山”时的阵痛。它没有流于简单的环保说教，而是展示了真实生活里的困境与挣扎，引导观众明白——绿水青山才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脉”。这种从迷茫到清醒的抉择，赋予了本剧“绿色营养剂”的深层价值。

图为《生命树》剧照。

《生命树》的英文译名为“根脉”，其核心观点清晰而有力：生命是平等的，守护是永恒的。

我们曾以为环保只是遥远的口号，但剧中那些在荒原上用命换取安宁的平凡人，让观众意识到，每一个在雪原上奔跑的灵动生命，背后都有一双疲惫但明亮的眼睛在注视。

剧作在结局处并未落入俗套的圆满，而是透着一种苍凉的希望，提醒着身处钢筋水泥森林里的现代人，无人区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这种苍凉，并非为了渲染悲伤，而是为了唤醒每一个人心中那份关于生命平等的自发觉醒。

《生命树》不仅是一部生态题材剧，更是荒原上的生命图腾，是写给所有守护者的赞歌。它成功地将生态主题拍出了侠义之气，将女性成长拍出了厚重之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贪婪，也照见了人性中如金子般闪光的责任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生命树》的叙事告诉我们：当每一个人都生出守护之心，每一片干涸的土地，都能长出属于自己的“生命树”。

田野之春

宋扬

“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寻个周末，我去郊外踏春。

用心听，郊外的鸟鸣确乎比城市小区、公园中的更欢快一些，脆生生的，仿佛在山泉中洗涤过。然而，此处无山亦无泉，大概是仲春与季春之交的空气自带水分，润泽了这些大自然的歌唱家的喉咙吧。

“叽……驾驾驾”或“嗟嗟嗟……”的声音有规律地在田野间此唱彼和。循着声音望过去，仔细寻找，能在还未完全碧透的枝叶间发现跳动的身影。鸟儿如顽皮的孩童，哪愿静待一处？它们在一棵树和另一棵树间飞来飞去。从我头顶飞过时，春阳把它们翩飞的影子投射在地上，一晃一晃的。

蛰伏于地下的蝉在这个时节便已破土试音，委实颠覆了书本告诉我的蝉六月才开始发声的固有认知。连日的好天气和适宜的气温让它们也迫不及待地从土里钻了出来。

大自然规律恒常，但偶尔也会制造一些奇诡而美丽的惊喜。那声音弱弱的，柔柔的，完全没有到《诗经·大雅》所述的盛夏、立秋时“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那般聒噪程度，竟丝毫惹不起人的烦恼。把此时的蝉鸣命名为“春蝉柔声”，才符合眼前真实的田野场景。

落叶松换了新装，绿色宝塔一样矗立得端直伟岸。垂柳在微风中扭动柔软的细腰。一刚一柔，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一条不宽的人工渠从树林间穿过，春水清冽冽，淙淙有声，漂浮着从常绿树上更新换代落下的零星树叶。

有人用十升装的大矿泉水桶在渠中汲水，然后搬上电动三轮车，如此浇田，比肩挑背扛的确轻松了不少。布谷催耕，春锄翻土，“春阳浮处有农耕”，还有农人正在挖地。昨夜刚下了一场雨，那土便愈发油润润、黑亮亮的了。有水源，有良田，有好天气，地利、天时已具，只待人勤奋播种，收获就一定在不远的将来。

事实上，土地上的收成从来都是一茬接一茬的。你瞧，这块田还在松土，那块田中的主人已经开始掐最后一轮苕菜嫩芽。苕菜无论是用来煮清汤，还是烫火锅，都是极鲜美的哩！土地上的事就是这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几分耕耘，便有几分收获。

浑然不觉间，静谧而生机勃勃的春的田野已有温热夏意在悄悄涌动……

春信满枝

翁桂涛 摄

旺堆印象

许伟

我第一次结识旺堆是在一条小河边。那一天，类乌齐的云白得耀眼，云隙中天空宛如水洗过一样碧蓝。脚下绿草茵茵，说不出名字的鲜花在绿草中随风起伏，赤橙黄绿青蓝紫，在眼前宛如彩色绸缎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紧贴着山脉的轮廓，从河谷山麓到云端天际，在蓝天下、在云雾中、在脚底下，目之所及，心之所向，尽是起伏不定、沟谷纵横的青青小草和五颜六色的鲜花。从近处看是绿色的，如果从远处看又是藏青色的，有阳光照射的草是绿色的，阳光照射不到的草是暗青色的。云朵悠悠、山涧叮叮咚咚、岩石巍峨而立，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地面，那种立体感让人感觉仿佛钻进了魔幻天地。

这时，一个藏族小伙子骑着马过来了。“扎西德勒”我用刚学会的藏语说着，向他招手。

他从马上跳了下来，用汉语说“你好！你好！”小伙子看上去二十多岁，十分热情，被高原的风吹黑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马见了我扬了扬头，瞪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前蹄在草地上踏了几下，似乎也是在向我问好。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我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谢谢你的赞美。我们这里的美是不固定的，一年一个变化，你明年再来，这里的美又变了。”小伙脸上掩饰不住喜悦地说。

然后，指着不远处黑压压一片的牦牛说：“你看看我这牛群。”

我顺着小伙手指的方向望去，“这么多呀！”

小伙子笑着说：“现在还不多，明年比这还要多呢。比起来，我还算少的呢。”

“还少？”

“对呀，还有比我多的呢。”

小伙子那副不甘心落后的表情，把我给逗乐了。

“走吧，去看看牦牛。”小伙子牵着马，一边走，一边说。

他叫旺堆，寓意是兴旺的意思。藏族同胞的名字不仅体现了家族的传统，还蕴含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期望。这些名字通常与自然元素和生活愿景息息相关，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价值观。

来到了牛群附近，看到牦牛正在安静地吃草，旺堆对我说：“在这里，牦牛就是我们的一切。你可别小瞧这些牦牛，它们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依靠，是我们在这草原上的家人啊。”旺堆说着，朝着一头牦牛走去，他轻轻地拍了拍牦牛的背，就像在拍一个老朋友。回头对我说：“你看这牦牛，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找食吃。它可挑嘴了，专挑那最嫩的、最有营养的草。就像我们现在吃的粮食，都是精挑细选的。这草原上的草啊，对我们来说是生存的希望，对牦牛来说也是它们生命的滋养品。牦牛命硬，在这海拔几千米的草原上生活，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我们牧人守着牦牛，就像守着自己的希望。”

说着又用手指向牛群中那头最壮实的雄牦牛继续说：“你看那头雄牦牛，它就是我们牛群的顶梁柱。在这草原上，危险可不少，有狼，还有其他的猛兽。这头雄牦牛就像个勇士，时刻警惕着，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把牛群护在身后。我对它，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敬重，而它对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信任。就说上次吧，有只野狼想悄悄靠近牛群，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它就冲出去把野狼给吓跑了，那气势，可威风了。”说到这，旺堆眼中满是深情：“牦牛是通人性的。我在这儿放牧，跟牦牛相处的时间比跟我家人还长。我能感觉到它们懂我的心思，有时候我一个眼神，牦牛就知道我想让它们干什么。这可不是我瞎说，是真的，就像亲人之间那种默契。”旺堆边说边走到一头小牦牛旁边，小牦牛看到旺堆就欢快地跑过来，在旺堆脚边蹭来蹭去，嘴里还不停地叫着。像一个撒娇的小孩子。旺堆俯下身摸着它的小脑袋说：“就像这小家伙，它知道我疼它，总是黏着我。大牦牛也是这样，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关心。”

一阵风吹过，飘过阵阵花香，牦牛们的毛被风轻轻吹起，在风中像是黑色的披风在飘动。旺堆又走到一只低头吃草的牦牛身边，轻轻抚摸着牦牛的脖子，说：“牦牛对我们牧人来说，不只是牲畜。它陪着我们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牦牛就是我们草原人的宝贝。”

这时，牦牛们纷纷走向河边去喝水，旺堆站着静静地看着。“其实，你别看牦牛黑乎乎的样子，牦牛对吃的、喝的都是很讲究的，就像我们人讲究生活品质一样。它们知道哪些水干净，哪里的草长得好，它们的一生都在为生存和繁衍努力。”旺堆滔滔不绝地说着，太阳在不知不觉中西斜了。

我告别了旺堆，旺堆也引导着牦牛向草原深处走去。望着旺堆骑在马上的背影，我感慨万分，我从旺堆身上看到，牦牛对草原上牧民的意义，牦牛不仅仅是牧民生命的一部分，更是牧民灵魂的慰藉。牧民一直守着它们，就像它们一直守着这片草原一样。

格桑外线

大美西藏

书深

草长成草甸
天大得无依托
见西藏，接近天空
见自己，接近灵魂

雄鹰掠过高山
雪山面前如此渺小
湖水面前如此宁静
车辆穿越世界屋脊
格桑花，盛开在所有
来路和归途

群山焕发光彩
雪后大地纯白，天空纯蓝
有山石未能盖住
变成远处黑色小点
动物们欢快奔跑

藏东南生机勃勃的春天
桃花盛开
在江畔，它们慢慢粉
慢慢白，慢慢落地

山谷云雾弥漫
红的是杜鹃，黄的是塔黄
它们兵临雪线
试图从沟谷蔓延至顶峰

比雪山还高的是雪莲花
珍藏美好祝福
歌者留天籁于草原
画家留丹青于雪山
只有诗人，敢把绝句
留给历史

生命是场孤旅
秃鹫群集
哺育生命的草地
迎接过死亡
唯有羊群和草地
一同醒来

热爱西藏
就要歌颂西藏
奔腾的江水一去不回
这里云白，天更低
地大，心辽阔